

诗化的人与人化的自然

——论泰戈尔散文诗中的人与自然

姚佳妮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社科系, 广东 汕头 515041)

摘要: 泰戈尔散文诗中对人的心灵、对人性人情的展示是非常充分的, 它是一首首真正典型的人的诗。而这个人形象又不仅仅是一个人的, 他的象征意蕴包孕了无数人的灵魂与精神, 它永葆着动人的光彩。泰戈尔的心灵总是沉浸在大自然中, 他把大自然作为自己的一种审美寄托, 一种爆发情感的契机, 一种传达人的意志与力量的途径, 所以, 大自然在泰戈尔的幻想与描述下常常是人化了。泰戈尔笔下的人与自然往往是同一的。

关键词: 泰戈尔; 散文诗; 诗化的人; 人化自然; 和谐统一

中图分类号: I 1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6883 (2007) 05-0046-05

1913年, 印度文化巨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以一部英文散文诗集《吉檀迦利》夺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从此, 他的作品风靡全球, 而他的英文散文诗则为世界人民所熟悉和传诵。从泰戈尔的散文诗中, 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属于诗人、哲人的情怀气质和独树一帜的创作风格。

一

在泰戈尔的散文诗中, 到处活跃着一个伟大的人的身影——一个具有诗的品格的人的形象。这个形象的光辉, 一旦投射到思维的蓝图上, 就凸现出人性美的色彩。在那个昂扬、超凡的诗歌世界中, 人是指挥家, 思情是指挥棒。人的灵魂常常在上天入地地挣扎, 自然的一草一木则如影随形。遮翳明月的云雾, 颤动的夜色, 绿叶沙沙的韵律……都构成了这个人的情感的血肉之躯。

这个伟大的人的形象实际上就是作者的自我形象。作品中赞美的其他形象, 如神的形象、小

孩的形象、女性的形象等, 只是源于作者对宇宙间美的体验, 它们都是“我”追求的理想和真理的象征。那么, 散文诗中的自我形象是怎样的呢? 我们不妨作出如下的直观式的描述: 满腹才思、慧眼独具、一片赤心、严于克己、宽厚仁慈、上下求索、一腔忧思、独立不迁, 且常处于进退维谷的两难境遇, 他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 但主导面却焕发出人性美和人情美, 具有巨大的荡涤人类灵魂的力量。

从思想性质看, 散文诗中塑造的自我形象是一个追求真善美、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爱国者形象。它的思想内容非常丰富复杂, 包括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宗教思想、人伦思想……其核心是以实现“圆满”为目标的泛神论思想。泰戈尔的“圆满”首先是对“生命神力”的崇敬以至主张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平等, 这一点集中表现在散文诗总是流露出对封建等级制度和殖民主义的极度蔑视与憎恨上。然后是对以“爱”为前提的人道主义的提倡——泰戈尔是爱的至诚者, 他写

收稿日期: 2007-04-20

作者简介: 姚佳妮 (1972—), 女, 广东汕头人,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社科系讲师。

道：“当我死时，世界啊，请在你的沉默中，替我留着‘我已爱过’这句话吧。”（《飞鸟集》第227首）最后是对实现神我合一这种“吻着眼目的光明，甜沁心腑的光明”（《吉檀迦利》第57首）的渴求。可以说，泰戈尔的泛神论思想都是导源于他的爱国思想，他念念不忘受践踏的印度，对印度的前途出路抱有深深的忧虑，他希望以神和爱来挽救国家，振兴印度，他的各种主张都是挽救民族危亡的具体的“药方”。这种爱国思想是散文诗中一条红线。抒情主人公对生命的赞叹、对人道主义的提倡、对神我合一的颂扬是与印度当时以强凌弱的社会现实相对立的。由于诗人理想总是贯穿着对黑暗现实的批判，所以散文诗的思想内容不仅具有追求稳定、进步、民主的政治局面的普遍性，而且具有变革现实的精神和意志力量这一思想形式，它表现出人类普遍存在的“对现实生活的利益和关系的积极参与和推进”^{[1](P284)}的基本特征。因此，“圆满”实际上是人类追求美好政治局面、社会生活和变革现实愿望的象征。

从人格特征看，散文诗中塑造的自我形象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节操高尚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他品行高洁：“我要保持我的躯体永远纯洁，我要永远从我的思想中摒除虚伪”，“我要从我的心中驱走一切罪恶”，（《吉檀迦利》第4首）而且满腹才思，又具有超世拔俗的素质：“我是恒久的光辉，我是创造之源的欢乐的流水。”（《最后的星期集·与他分开》）因此他不依附任何政治势力，有自由的批判精神和自我价值判断：“我的锁链已被斩断，我的债务已经偿还，我的大门已经敞开，我可以奔向任何地方。”（《采思集》第74首）他对国土民族有深厚感情，因此他为国家竭忠尽智；他为实现理想而上下求索，发出“献出生命，才能得到生命”（《飞鸟集》第56首）的誓言；他坚信“人类的历史很忍耐地等待着被侮辱者的胜利”（《飞鸟集》第316首），所以他仁慈宽厚，而且表现出“我知道我正跋涉去会我的朋友”（《飞鸟集》第307首）的决心。

从上述各种人格因素的综合可以看出，散文诗中的自我形象最主要的人格特征是一种真诚、

忠诚——“诚”；一种对理想不可遏止的求索精神——“气”；一种决不趋炎附势、不同流合污的独立坚定的节操——“节”，这完全是印度那个时代受人景仰的人格。而这种人格的本质特征是身处逆境仍对理想、真理、祖国忠贞不渝，他象征着人类对真善美追求的巨大热情和不可逆转的坚定性，是人类巨大的意志力量的表现。

从感情基调看，散文诗中塑造的自我形象是苦寻祖国出路又未见曙光的时代困惑者形象。泰戈尔散文诗所蕴含的情感复杂多样：有真诚的剖白，有出乎意料的喜悦，有不能自解的焦虑，有不可抑止的怒斥，还有责备、自信、自叹、不平、悲伤、绝望、眷恋、彷徨、满足等等，它们构成一幅生动的情感图画。但是，散文诗中最主要的东西是一种困惑，其基本内容包括：（1）遗弃感，这是一种追求被弃、理想难求的痛苦；（2）离异心，这是一种上下求索、彷徨无路的迷惘；（3）故国情，这是一种救国无门却热爱祖国土的苦恋。这三种类型的情思来源于作者所说的：“我总在强烈的痛苦和平静的超脱之间，在抒情和哲理思考之间，在对祖国的热爱和爱国主义的嘲弄之间，在热望投入战斗和沉湎于思索之间摇摆不定。”^①这段话集中反映了泰戈尔情感冲突的本质根源是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也决定了矛盾与冲突的不可解决。因此他的困惑和苦恋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结，是一个痛苦时代的产物。故而，泰戈尔的散文诗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貌似浅淡实则深沉的历史性悲剧情调，它给人更多的是一种崇高悲壮的美。诗人那种对真善美的敏锐感受、深厚感情与追求即使受挫亦至死不渝的精神，那种为美为理想献出毕生精力的壮烈的激情不能不叫人肃然起敬。而他的多情善感、真挚情感，更是赤子、仁人志士不幸、九折隐衷的真实写照，是一种追求的目标难以达到而无法舍弃的苦闷的心理临摹，这是人类精神生活中一种普遍的存在形式，故凡失意文人无不感到它与己“心有灵犀一点通”。

总之，泰戈尔散文诗中自我形象本身就是一首优美的诗，它所蕴含的思想美、人格美和情感美，就是泰戈尔散文诗内涵的审美特质。这种深

^①转引自克里希那·克里巴拉尼著《泰戈尔传》，漓江出版社1984年版，第114页。

刻的美的内质与自然和谐的审美形式的高度统一，使泰戈尔散文诗具有永久的生命力。必须指出的是，艺术的无限生命力根植于它的象征功能，在这一点上，泰戈尔散文诗中的“自我形象”是极其突出的。

从纵向看，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时代精神的象征。当民族、国家被异国蹂躏时，散文诗自我形象表现出来的上下求索进取追求批判的特点，正是那个时代精神的象征；二是民族心理的象征，散文诗自我形象表现出来的思想特别是其泛神论思想是印度民族长期以来崇尚神秘宗教感情的心理积淀和象征；三是人类精神生活的悲壮历程的象征。散文诗中自我形象总是处于一种对现实生活的希望——追求——绝望三者的不断反复的矛盾心情，而这正是人类追求——失败——再追求的悲壮历程的典型写照。

而从横向看，这个自我形象又具有多重象征功能，由于自我形象的性格内涵和情感因素的丰富性，因此处于不同心境的读者都可以在它里面找到象征形式。如：有济世之志而不为用者，处逆境而忠贞不渝者，向往美好而不得者，心中郁结不能解者，等等，都可以从中获得情感的共鸣。

综上所述，泰戈尔散文诗中对人的心灵、对人性人情的展示是非常充分的，它是一首首真正典型的人的诗。而这个人的形象又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他的象征意蕴包孕了无数人的灵魂与精神，它永葆着动人的光彩。

二

在泰戈尔散文诗抒写的视野中，除了那个充满寓意的“自我形象”之外，另一重要对象就是自然。泰戈尔在散文诗中已经把自然界的花草树木、星河日月看成是抒情交流的必要场所，自然界在散文诗中担负着不可忽视的角色。但是纯自然的画面在泰戈尔散文诗中是少见的，他总是反复地以沉吟思索的方式，注视着自然界的相对稳定与绝对运动，捕捉着蕴含其中的神韵与内质。那云朵，那风儿，那野鸟，那绿叶……那永恒的天上地下的万千气象，通过意象的凸现和粘接，包含了无数的难以穷尽的广阔而深邃的抽象，包孕了无始无终地处于永远探求之中的理念。它提

醒读者，在这些意象化了的抒写之上，存在着一个空灵的属于精神范畴的艺术世界。

它让我们感受到了具象的逼真性，无论是“波光粼粼的迷人的水面上舞蹈的百合”（《游思集》第一部第10首）、“天上残留着一丝被夺去雨珠的白云”（《游思集》第一部第16首），还是“蓝天深邃的宁静”（《游思集》第三部第33首），都是扎根于现实和展示现实的，都是符合受众的审美经验的。但是，作者描摹这些具象不仅仅是要说明它们的特性。作者常常把百合、白云、蓝天……这些具象作为他“作诗的机缘”，在描述这些具象中灌注了他的思情，以此来“表现他自己”。所以，我们既而就感到散文诗中的自然的面孔是陌生的，它显然是与目见耳闻的自然不尽相同。但细嚼之下却觉得它比实际画面具备更丰厚更深刻更广泛的顿悟性与启迪性。因为它已实现了对于具象的超越，换句话说就是从具象到意象的飞跃，即从描摹事物的特性（写实）到以描摹事物特性表现人的思情（写意）的飞跃。然而，从写实到写意，从具象到超越具象，其中的演化与转换，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呢？细细体味作者的力作，我们可以发现诗人主要是采用了下面几种艺术手段：

第一，选取表现弹性高的具象。

一是使具象渗透情感。在《游思集》第一部第1首中，作者是这样赞叹他心中的神的：“……永恒的游思，哪里有你无形的冲击，那里死水般的空间便会荡起粼粼的波光。”殊不知他自己亦是这样，他总是以其“飘逸的性灵”、敏感的心灵去感受体验生活，用情感这种“无形的冲击”，把自然界的各种活跃的因素调动起来，使得它们与诗人胸中源源流出的情感之流共鸣共振。例如，《再次集》中的《悲哀是世界》，当作者消沉的时候，他看到整个自然界“昂首与看不见的阳光下，它不眨的眼光安详而坚定，它的胸脯上横陈着河流、山脉、平原。它不属于我，属于无数人。”于是，诗人顿时觉得他的损失、苦恼“于它是尘粒之尘粒”。作者便是这样以情度量自然，让自然也带上他的情，再由自然的情反弹给他自己，寻求一种和谐，并得到一种解脱与升华。

二是从历史与神话搜寻意象。因为“神话和传说是仍具有生命力的意象”，“作为意象的神话

有比隐喻更强的象征模式”^{[2](P81)}。印度是文明古国，历史悠久，作为一个对祖国对民族文化有着深厚感情的文学家，泰戈尔经常涉猎于历史宗教和神话学领域，在这些领域中泰戈尔不仅找到了他的泛神论思想的依据，还搜寻到了意蕴更高形象的画面。于是，他以诗意的想象成功地将历史事实和神话传说与自然景象联系起来，使描写的自然景物向更深的意味延伸。例如，《爱者之贻》第54首，作者选取两个具象——女神乌尔娃希和拉克什弥，通过她们的形象展示了美的两个方面：乌尔娃希是舞女，她给人类带来的是春季的豪奢和夏季的狂喜这些爱的激情，而拉克什弥是母亲，她则把人类拉向秋季的丰稔和宁静理性当中。泰戈尔借助这些人们广为熟悉的神话故事表达了一种爱与美统一的生命原则，而这一生命原则就是自然界给人的一种启悟：春天的孕育之后必定要走向夏季火热的爆发，在爱的狂喜的震颤之后，又需要秋天的休憩，以积蓄力量迎接又一个春天的到来，朝向新的爱情。

三是使微观抒写的具象成为人类思情宏观展示的触发点。在散文诗中，作者似乎习惯了宏大的思路：“阴雨的黄昏，风不休地吹着。我看着摇曳的树木，想念万物的伟大。”（《飞鸟集》第135首）就是一片在风中摇曳的树叶，也要把它纳入那个抒情主人公无止境的浩瀚的思情世界中。而从微观入手展示宏观，是以小见大，且印证了泰戈尔“爱”的精神，在别人眼里是微不足道平凡至极的事物，泰戈尔也心贴心地和它“交谈”着欢乐、自由与和谐的伟大理想。

第二，或是使情境与哲理综合，或是把不相关联的事物加以美学组合、进行意象叠加，使散文诗具有张力。

泰戈尔的散文诗常在片言只语中融汇深奥的哲理，这是举世闻名的。他尊重物性，善于开掘物性，并以巧妙的构想寄托他的真知灼见，这样就使具体形象升华为丰实的人生经验，既给人们带来形象的美感又让人们获得深刻启示。他的《飞鸟集》中这类以描写自然为契机，把人的感性与理性糅合在一起的哲理散文诗是举不胜举的。泰戈尔的幻想是多层次的，他总是运用美的规律进行跳跃性的组合。“我的心啊，听着，他长笛吹奏的乐曲有着野花的芬芳，有着晶莹滴翠的绿叶和碧波粼粼的溪水，还有回响着蜜蜂轻轻

振翅的浓荫。”（《采果集》第66首）花香、绿叶、溪水、浓荫这些意象本无本质上的联系，作者却在他的幻想世界把它们叠合起来、组合起来以形容乐曲的抑扬顿挫、悦耳动听。这样不仅把大自然内部各因素的美整合起来，而且把人的感知也牵连在一起，自然又以另一种方式纳入人的思情世界。

第三，致力于追寻一种整体深层化的、充满想象余地的境界，开拓更深一层的寓意。

有时候，泰戈尔在散文诗中对自然的描述不只是各个体的写实与写意，而是更多地追求一种整体上的超越。他常以几个点缀式的具象共同构成一幅具有象征意义的框架，使读者凭借着想象的翅膀，在整体上把握了一种共同属性，从中得到顿悟，这样也使下文的抒情水到渠成，容易为人接受。例如，《爱者之贻》第52首，作者仅仅以叙事性的笔触，向我们展示一幅自然风景：“初秋的晴空万里无云，河水快要溢出堤岸，冲刷着横倒在浅滩上的一棵大树裸露的树根。长长的小径从村庄里伸出，宛如饥渴的舌头，一头扎入小河中。”抒写的全是实实在在的画面，没有夸张与变形，作者看着这景色却“感觉到幸福在向四方延伸”，“心是充实的”。这主要是因为作品的某种人格化的气息，处处暗示着它的象征意味，那天空、那河水、那小径，它们在深层次上整体传达了一种不仅仅属于它们的而且属于人的纯净、勇敢、充实的品格和生气勃勃的精神。

概而言之，诗人的心灵总是沉浸在大自然中，他把大自然作为自己的一种审美寄托，一种爆发情感的契机，一种传达人的意志与力量的途径，所以，大自然在泰戈尔的幻想与描述下常常是人化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说：泰戈尔笔下的人与自然往往是同一的。

三

《飞鸟集》中有一句诗人自己的格言：“艺术家是自然的情人，所以他是自然的奴隶也是自然的主人。”这句话，既是泰戈尔的艺术思想，也充分体现了泰戈尔本人的创作风格——他笔下的人与自然具有同一性，是一种水乳交融的和谐关系，人们往往无法辨认作者所写的是人还是自然。譬如，作者这样写喜马拉雅山：“在世界年

轻的时候，喜马拉雅，你从大地那崩裂的胸怀里升起；你重峦叠嶂，向着太阳猛烈地发起燃烧的挑战。接着成熟的时刻来临，你对自己说：‘够了，不再向高处伸展！’你那颗神望着云的自由的火热的心，发现了自己的极限范围，便默默地耸立，向无限致以敬礼。在你激情经过这番抑制之后，美丽自由地在你的胸脯上嬉戏，信任用鲜花和鸟儿的欢乐簇拥在你的四周。”（《游思集》第三部第31首）这首散文诗典型地显现了人与自然合一的意象轨迹。喜马拉雅山的运动崛起的自然现象与诗人的生命历程、生活感受合一了。泰戈尔曾这样写道：“诗人富有幻想的心灵越是包罗万象，我们从他的作品所包含的深刻性中所取得的欢愉就越多，人的世界的疆域就会伸展得越宽广，我们所取得的感受也就越无穷

尽。”^{[3](P4-5)}显然，这段话很适合用在泰戈尔自己的散文诗上。无论是表现人还是表现自然，泰戈尔的诗在我们脑海里出现的永远是一幅超越了人与超越了自然的海阔天空却个性非常相似又鲜明的图画，我们心中奏起的永远是一首和谐的生命交响曲。

参考文献:

- [1] [德] 黑格尔. 美学 (第三卷下) [M]. 朱光潜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 [2] [美] 苏珊·朗格. 情感与形式 [M]. 刘大基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 [3] [印度] 泰戈尔. 文学的素质 [A]. 泰戈尔. 泰戈尔论文学 [C].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Poetic Humans and Humanized Nature

——A Brief Analysis on Humans and Nature in Tagore's Prose Poems

YAO Jiani

(Department of Humanity and Social Science, Shantou Polytechnic, Shantou, Guangdong 515041)

Abstract: Tagore's prose poetry have given an abundant depiction to human souls, human nature and human feelings. They are truly typical human poetry. But this human image is not of an individual. The symbolized implication involves the souls and spirits of innumerable human beings. It shines with permanent charms. Tagore always immersed his soul in nature. He treated nature as a medium to appreciate beauty, a chance to pour out emotions, as well as a way to convey human will and strength. Therefore, nature is always personalized in Tagore's fancy and description. Human and nature are identical in Tagore's poetry.

Key words: Tagore; prose poems; poetic humans; humanized nature; unity

责任编辑 韩江